

退

庵

隨

筆

退菴隨筆卷十九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學文

古言儒行必曰近文章今之自命爲儒者乃不以無文爲恥甚可怪也魏文帝典論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無窮而今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此段文字至

爲沈痛足以動人後學當書之座右以資警省

選文但宜以秦漢爲斷近選輒把檀弓考工記左國壓卷  
實乖體裁而論文則必溯源於經傳以端其本古之善論  
文者莫如柳子厚然所云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  
其宜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  
暢其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此數語分貼處實未能深切  
著明今欲指引初學祇須淺淺言之如要典重則學書要  
婉麗則學詩要古質則學易要謹嚴則學春秋要通達則  
學戴記要博辨則學左國各就其性之所近期于畧得其

意微會其通自然不同於世俗之爲文矣

作文之法有已標舉於經傳之中者如易言修辭立誠書  
言辭尙體要詩言穆如清風戴禮言達而勿多左氏言辭  
之無文行之不遠合而觀之作文之本末備舉後人千言  
萬語恐不能出其範圍

閻百詩云論語爲命一章其示人以作文之法乎小子一章其示人

以作詩之法乎

作文自然以道理經書爲主而取材不可不富辨體不可  
不精史記漢書兩家乃文章不祧之祖不可不熟讀其次  
則莫如蕭選熟此三部然後再讀徐庾各集及唐初四傑

燕許諸公而以韓柳作歸宿彭文勤公

元瑞

嘗言蕭選行

而無奇不偶韓集出而有橫皆縱蓋古今文體此兩語足以該之亦陰陽對待之理不能偏廢也今之耳食者鄙薄蕭選而復不敢輕議史漢不知蕭選中半皆史漢之文且有史漢以前之文隨聲附和不值與辨昔唐李德裕家不置文選謂其不根藝實蓋自古有此耳食之徒矣

吾友謝退谷嘗與余論文多篤實心得之語一日謂余曰文有三理善言德行者道理足也達於時務者事理足也筆墨變化者文理足也三者俱無則昭明文選之文而已

余初聞之卽覺其言之過已而退谷筆之書矣此則不可  
不辨者也姑無論諸葛武侯之出師表李令伯之陳情表  
東廣微之補南陔白華詩爲千古言忠孝者之職志卜子  
夏之毛詩序杜元凱之左氏傳序劉子駿之移太常博士  
書開後來論經學者之津涂卽陸士衡之文賦古今之言  
文章者亦豈能外之且如屈子之離騷李少卿司馬子長  
之書可謂之文理不足而筆墨不變化乎司馬長卿之諫  
獵難蜀父老枚叔之諫吳王班叔皮之王命論可謂之事  
理不足而不達於時務乎崔子玉之座右銘韋宏嗣之博

弈論張茂先之勵志詩女史箴可謂之道理不足而不善  
言德行者乎大抵退谷喜講心性之學所最服膺者真文  
忠公之文章正宗其於文選並未嘗全部繙讀故不自覺  
其失言退谷所撰教諭語余最喜以拈示後學若此條議  
論則所當首刪者也

阮芸臺先生曰昭明所選名曰文選蓋必文而後選非文  
則不選也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  
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專名曰文者自孔子易文  
言始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

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澀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於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卽子非子卽史求其合於昭明文選序所謂文者鮮矣合於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



處蓋分於奇偶之間經史子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  
尙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尙奇如必以比偶非古  
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  
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  
況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  
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卽開明人八比之  
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於四書文也爲  
其別於駢偶文也然四書之體皆以比偶成文

明史選舉志曰四子

書命題代古人語氣  
體用排偶謂之八股

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

自覺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爲一脈爲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爲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爲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非文者尙不可名爲文况名之曰古文乎

又曰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以期傳之久遠其著之簡策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

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也

轉相告語必有愆誤

說文言从口从辛辛愆也从辛辛愆也

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使

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

意而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此千古文章之祖也

爾雅釋訓主於訓蒙而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

亦此道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

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

以爲煩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

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

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

意冀達意外之言

說文曰詞意內外言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

也詞之飾者乃得爲文不得以詞卽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

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卽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濕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

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  
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  
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  
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卽象其形也考工記曰青  
赤與白謂之章說文  
曰文錯畫也象交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  
孔子方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  
熟視而無覩乎

王唐堂

之雋

曰余與同年張符驥良御關上進凌雲談藝

關於時藝極工可接先輩張詰之曰君文誠佳但多排句

如點題用散亦可關良久曰吾見四書多排句耳余因腹誦學庸語孟洵然且悟不但排句亦多疊句也

古文選本以前明茅鹿門坤所列八家爲最著明史文苑

傳稱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所著文編自韓柳歐

三蘇曾王外無取焉故坤選爲八家文鈔其實明初朱右

已採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爲八先生文集實遠在

坤前特右書不傳耳 本朝儲同人欣益以李習之翱孫

可之樵合爲十家其書皆頗行於世至乾隆初

純廟以茅儲二家去取尙未盡協評論亦未盡允乃

指授儒臣定爲唐宋文醇五十八卷其書先以

列聖御評恭列篇首後人評跋有發明考證者分綴篇末  
品題考辨疏通證明無不抉摘精微研窮窳奧學者但熟  
讀此本則其他選本及各專集俱在可緩之列矣

四庫提要云唐之文體變於韓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宋  
之文體變於歐陽修而蘇洵以下和之愈與崔立之書深  
病場屋之作修知貢舉亦黜劉幾等以挽回風氣則八家  
之所論著其不爲程試計可知也茅坤所錄大抵以八比  
法說之儲欣雖以便於舉業譏坤而核其所論亦相去不

能分寸夫能爲八比者其源必出於古文自明以來厯厯可數坤與欣卽古文以講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論然論八比而沿溯古文爲八比之正脉論古文而專爲八比設則非古文之正脉此如場屋策論以能根柢經史者爲上操文柄者亦必以能根柢經史與否定其甲乙至講經評史而專備策論之用則其經不足爲經學其史不足爲史學茅坤儲欣之評諸家適類於是自

御選唐宋文醇出去取謹嚴考證典核其精者足以明理載道經世致用其次者亦有關係法戒不爲空言其上者矩



獲六籍其次者波瀾意度亦出入於周秦兩漢諸家茅坤等管蠡之見烏足以語此哉

繼文選而作者爲文苑英華然文選自周秦以迄梁初不過三十卷而文苑英華自梁末以迄唐季乃至一千卷其富而不精宜也後經姚鉉詮擇約爲唐文粹一百卷而其中尙有文苑英華所未收者所錄詩文祇收古體蓋於歐梅未出以前能毅然矯五代之弊而與穆修柳開相應者實自鉉此書始讀唐文者舍此無善本矣

呂東萊之宋文鑑在當時頗爲人所訾議惟朱子謂此書

編次篇篇有意其所載奏議亦係當時政治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盡在其間云云自是定論東萊又有古文關鍵二卷取韓柳歐曾二蘇及張耒之文凡六十餘篇各標其命意布局之處卷首又冠以總論看文作文之法二書當相輔而行皆後學所當從事也

王遵巖

慎中

曰或言總是學人與其學歐曾不如學馬遷

班固此言非也學馬遷莫如歐學班固莫如曾今人何曾學馬班只是每篇抄得三五句史漢其餘文字皆舉子對策與寫東寒溫之套如是而謂之學馬班亦可笑也

真西山文章正宗大意主於論理而不論文遂與古來選本宗旨迥異雖所持之理甚正而其說終不可行故自宋以來罕有誦習之者後人宗其意而成編者惟吾鄉蔡文勤公之古文雅正然以理爲根柢而體雜語錄者不登以詞爲羽翼而語傷浮艷者不錄其意主於文質相輔而不廢修詞之工故謂之雅正又與真氏之書各別

南渡以後文字自以朱子爲一大宗李文貞公嘗言記得某人說學古文須從朱子起此言却好朱子之文何能上比馬班韓柳但理足便顛撲不破朱子初學會南豐到後

來却不似其少作有古文氣調朱子正不欲其似古文也  
又是一句有一句事理卽疊下數語皆有疊下數語著落  
一字不肯落空八手作文須得如此

金人詩文並工者祇一元遺山古文繩尺嚴密根柢盤深  
雖未能與歐曾蘇黃並提使與尤楊范陸旗鼓中原正未  
知勝負所在毋論王拙軒趙淦水金漳南諸人也

蘇天爵所編元文類七十卷自元初迄延祐正元文極盛  
之日而天爵又妙解文章精於鑒別故所選具有體要論  
者謂可與唐文粹宋文鑑鼎立而三厥後程敏政之明文

衡雖極力追之終莫能及也

勝國古文家初年祇一宋文憲

濂

蓋元代文章以吳萊柳

貫黃潛爲一朝後勁文憲初學於吳後學於柳與黃其文

醇深演迤不動聲色而二百餘年之中殫力翻新者終莫

能與之方駕論者以劉誠意可與文憲並爲一代宗匠而

方正學可稱文憲入室弟子然平心而論終當讓金華出

一頭地蓋劉講經世之畧所學不及宋之醇方自命太高

意氣太盛所養不及宋之粹也中葉則李文正

東陽

未季

則唐荆川

順之

歸震川

有光

王遵巖

慎中

此數家必須讀

其全集餘則就選本中觀之可矣

明文白宣德正統以後盛行臺閣體始於楊文貞

士奇

楊

文敏

榮

主持風氣者數十年其末流至於膚廓庸沓萬口

一音遂爲藝林口實中間導源唐宋具有典型者惟一李

文正自李空同

夢陽

何大復

景明

唱爲復古之說而明之

文體一變厥後摹擬剽賊日就窠臼風會遞轉門戶愈分

追原本始惟李何實職其咎程敏政明文衡所錄在成化

以前終有典型尙無七子偽體黃宗義明文海則兼及嘉

隆以後何李盛行之餘意在掃除摹擬空所倚傍以情至

爲宗又欲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見大凡故採擇頗嚴蒐羅極富二書亦當相輔而行也

明文之衰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啟禎而極敝我朝風氣還淳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當時以汪鈍翁魏叔子侯朝宗三家爲最工宋牧仲嘗合爲三家文鈔梓行於世然叔子才雜縱橫未歸於純粹朝宗體兼華藻稍涉於浮夸惟鈍翁學術旣深軌轍復正所言大抵原本六經與二家迥別其氣體浩瀚疏通暢達頗近南宋諸家歐曾未易言以之接跡唐歸殆無愧色此外如朱竹垞之

淵雅毛西河之縱橫方靈臯之嚴潔皆當涉獵及之

李文貞曰學古文須先學作論蓋判斷事理如審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折倒地方可定案如此則周周折折都要想到有一處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覺意思層疊不求深厚自然深厚今做古文者多從傳誌學起却不是又曰文字扯長起於宋人長便薄太公丹書行幾多大禮說出來纔只四句箕子洪範三才俱備纔一千四十三字老子道德經不知講出他的多少道理纔只五千言宋人一篇策便要萬言是何意思



百工治器必幾經轉換而後器成我輩作文亦必幾經刪潤而後文成其理一也聞歐陽文忠作晝錦堂記原稿首兩句是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再四改訂最後乃添兩而字作醉翁亭記原稿起處有數十字黏之卧內到後來只得環滁皆山也五字其平生爲文都是如此甚至有不存原稿一字者近聞吾鄉朱梅崖先生每一文成必黏稿于壁逐日熟視輒去十餘字旬日以後至萬無可去而後脫稿示人此皆後學所當取法也

文字有難於自信者必資良友刪削昔曹子建之言曰世

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白樂天之言曰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抑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二公皆雄於文者而其言如此學者可不深長思乎

今考據家作文字率喜繁徵博引以長篇炫人然氣不足以舉之每令閱者不終篇而倦其意自謂源於史漢然史公文字精采雖長不厭漢書則冗沓處實多馬班之高下卽在於此史記中長短亦不一律如項羽本紀長八千八

百餘字趙世家長一萬一千一百餘字而顏淵列傳僅二百四十字仲弓列傳僅六十三字何嘗必以長爲貴乎朱子嘗言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多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韓歐文皆不欲說盡東坡雖是一往滾將去他裡面自有法度今人不理會他裏面法度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故無結構按坡公嘗自言作文之法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坡公又云孔子言辭達而已矣夫辭止於達意宜若不文是大不然言理能使是理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

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而至於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合此二說觀之蘇文豈漫無節制者哉

讀書以熟爲貴作文亦然昔有問歐陽公作文之法者公曰吾於賢豈有吝惜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出也毛稚黃云或疑文亦有生而佳者此必熟後之生也熟後之生必佳若未熟之生則生疎而已焉得佳乎

朱子嘗言文須錯綜見意曲折生姿李習之嘗教人看韓公獲麟解一句一轉可悟作文之法而不教人看原道以其稍直也近魏叔子言古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

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袁簡齋亦言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雖是戲言亦自有致

黃唐堂曰吾友宋介山善古文每喜以不結爲結言後人文字之不及秦漢者所爭在結處凡結處須乘勢結之譬之游客往往不能歸者以時過勢盡也又言文之結如果之結花過卽果過後卽不果又言結之難譬狂風中重舟重載落帆又如盲人騎馬皆非深於文者不能道凡作墓志文字只要不說謊祭統云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又云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故聖賢雖於父母亦不虛加

一語加以虛譽人必指而笑之是轉貽父母羞辱矣韋齋人品學問迥出人羣朱子作行述只平平敘次伊川爲大中作文亦無一語褒揚惟其如此是以可信且稱人亦何必全備如孝德之本也孔子未嘗以稱顏子豈顏子未孝耶舜稱大孝他聖不聞豈他聖都未孝耶

蘇齋師云凡作傳誌不宜用四六駢體蓋敘一事而必借古事述之何如直敘其事之爲明白乎陸放翁詠王簡棲頭陀寺碑云文浮未可敵江山此語所見獨超好用駢儷者尙亦知所持擇乎

白香山策林有云凡今秉筆之徒歌詠詩賦碑碣讚誄之製往往有虛美有愧辭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傳之後則混真僞而疑將來大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按此風自昔已然今又甚焉世有自命爲雄文健筆攫取諛墓金者亦當稍知返也

閻百詩云顏氏家訓謂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此十言者可以教天下萬世不獨爲吾徒之藥石而已

今人自編其所著之集大概分詩與文兩目而已古人則不然六朝以前多以文筆對舉或以詩筆對舉詩卽有韻之文可以文統之故昭明文選奄有詩歌筆則專指紀載之作故陸機文賦所列詩賦十體不及傳志也南史顏延之傳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劉勰文心雕龍云無韻者筆有韻者文此以文與筆分言之也梁書劉潛傳三筆六詩又庾肩吾傳詩旣若此筆又如之杜少陵詩稱賈筆韓詩趙璘因話錄稱孟詩韓筆此以詩與筆分言之也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魏書溫子昇



傳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北齊書李廣傳集其文筆十卷  
魏收爲之序陳書陸炎傳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劉師知  
傳博涉書傳工文筆徐伯陽傳年十五以文筆稱北史魏  
高祖紀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南齊書  
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北史蕭圓肅傳撰時  
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此以合文筆詩筆而爲言者也至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以楊權前言抵掌多識者謂之筆  
咏嘆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云至如文者惟須綺縠  
紛披宮徵靡曼脣吻搖會情靈搖蕩云云語尤分晰今人

於文筆二字之分不講久矣

或疑文必有韻之語爲不盡然不知此劉彥和之說也文心雕龍總術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無韻者筆有韻者文彥和精於文理者豈欺人哉近人中知此理者頗鮮阮芸臺先生曾詳言之曰所謂韻者乃章句中之音韻非但句末之韻脚也六朝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皆有合乎宮羽故沈休文作謝靈運傳論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

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言之最爲曉暢昭明所選亦不盡有韻脚之文而奇偶相生宮羽悉協溯其原本乃出於經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卽如溼燥龍虎觀八句上下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顛倒若改作龍虎燥溼觀卽無聲音矣無論其德其名其序其吉凶四者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於不知亡不知喪之後卽無聲音矣文言以後以時代相次則及於卜子夏之詩大序序曰性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又曰長言之不

足則嗟嘆之鄭康成釋聲成文爲宮商上下相應釋主文爲與樂之宮商相應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爲文不指翰藻也凡文在聲爲宮商在色爲翰藻卽如文言雲龍風虎一節乃千古宮商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乃千古嗟嘆成文之祖子夏詩序性發聲成一節乃千古聲韻性情之祖故曰韻者卽聲音也聲音卽文也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奧衍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沈休文之說或可橫指爲八代之衰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哉

韻字不見於說文故近儒謂卽古均字其說近是然王氏復齋載楚公鍾篆文內實有韻字从音从勻則此字遠在沈休文四聲之前矣今人之韻脚不足以該韻字然但謂章句中之聲韻恐淺人仍不能驟解余則謂古人之韻直是今人之平仄而已今之四六非有韻之文而不能無平仄卽今之四書文亦斷不可不講平仄試取前明及本朝各名家文讀之無不音調鏗鏘者卽所謂平仄也卽所謂韻也然則謝靈運傳語所言不但挾千古文章之秘卽今之作四書文者亦莫能外之矣

蘇文忠答李端叔書云軾少年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  
既得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  
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攷論是非以應其名  
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嘵嘵至今坐  
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  
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機說得失此正制科  
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  
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云云此書  
字字樸誠近人所不肯道也

蘇文忠南行唱和詩序云昔人之文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予爲文至多而未嘗有作文之意時公年始冠耳所見已如此所論雖高而理則平實可以誨人若後來語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爲此詩定非知詩人則是掉弄筆鋒不足爲典要今之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於雲煙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無真實意境而徒爲茫昧僻遠之語謂之格律則亦自欺而已豈坡公誨人之意哉

董曲江

元度

曰相傳顧俠君刻元詩選成家有五六歲童子忽舉手外指曰有衣冠者數百人望門跪拜嗟乎鬼尙好名哉紀文達師曰抉剔幽沉蒐羅放佚以表章之力發冥漠之光其銜感九泉固理所宜有至於交通聲氣號召生徒禍棗災梨遞相神聖不但有明末造標榜多誣卽月泉吟社諸人亦病未離乎客氣也昭明文選以何遜現存遂不登一字古人之所見遠矣

錢竹汀曰太史公報任安書不敢言漢待功臣之薄而李少卿答蘇武書於韓彭周魏李廣諸人之枉剗切言之足



以示戒後世梁世崇尚浮屠一時名流詩文大半佞佛之作昭明一概不取惟錄王簡棲頭陀寺一篇以備體簡棲名位素卑不爲當時所重明非勝流所措意也卽此兩篇之登載足見昭明識見遠出後世詞人之上矣

今人於散體文輒名爲古文衆口一同其實未考也芸臺先生嘗辨之曰古人於繙史奇字始稱古文至於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榆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爲激音不爲

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然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爲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余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溜澠不能同其味官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已若謂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爲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于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以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

退菴隨筆

卷十九

三

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此千年陸緒無人敢言者也或曰子之所言偏執已見謬託古籍此篇亦自居何等乎余曰言之無文則子派雜家而已

凡詩文中於古人稱呼必經古人用過者方可用之如樂毅稱樂生賈誼稱賈生李膺稱李君阮籍稱阮公嵇康稱嵇生山濤稱山公王導稱王公謝安石康樂元暉皆可稱謝公庾亮稱庾公杲之稱庾郎王凝之稱王郎袁粲稱袁公江淹稱江郎徐陵稱徐君杜甫稱杜公杜子稱杜老李

白稱李侯李生孟浩然稱孟公韓愈稱韓公韓子韋應物  
稱韋公白居易稱白公白傳元稹稱元相劉禹錫稱劉郎  
之類各有所本不可假借假令稱少陵曰杜生太白曰李  
公知復爲誰耶又如古人有二字三字之諡而止稱其一  
字者如衛之獻聖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子止稱公叔文  
子楚頃襄王止稱襄王秦昭襄王止稱昭王漢諸葛忠武  
侯止稱武侯倘非前人用過又可以意爲之耶

吳立夫萊論文有云作文如用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  
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

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原不曾亂可謂善  
言文章者也

王夢樓

文治

嘗言詞章之學見之易盡搜之無窮今聰明

才學之士往往薄視詩文遁而窮經注史不知彼所能者  
皆詞章之皮面耳未吸神髓故易於決捨如果深造有得  
必愁日短心長孜孜不及焉有餘功旁求考據乎袁簡齋  
亦云人才力各有所宜要在一縱一橫而已鄭馬主縱崔  
蔡主橫斷難兼得余嘗考古官制檢搜羣書不過兩月之  
久偶作一詩覺神思滯塞亦欲於故紙堆中求之方悟著

作與考訂兩家鴻溝界限非親歷不知或問兩家孰優曰天下先有著作而後有書有書而後有考據著述始於三代六經考據始於漢唐注疏攷其先後知所優劣矣著作如水自爲江海考據如火必附柴薪作者之謂聖詞章是也述者之謂明考據是也

袁簡齋云天欲成就一文人一儒者都非偶然試觀古文如歐蘇韓柳儒者如周程張朱誰非少年科甲哉蓋使之先出身以捐棄其俗學而後有全力以攻實學試觀諸公應試之文都不甚佳晚年得力於學方始不凡不然彼

方終日用心於五言八韻對策三條豈足以傳世哉就中晚登科第者只歸熙甫一人然古文雖工終未脫時文氣息而且終身不能爲詩亦累於俗學之一證

黃梨洲謂作文不可倒却架子爲二氏之文須如堂上人分別堂下臧否韓歐曾王皆然東坡稍稍放寬至宋景濂爲大浮屠塔銘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氣象矣按作文架子至韓公始立所謂起衰也唐初稱燕許大手筆然張燕公作鄖國長公主神道碑云長公主者睿宗第七女也嬪於薛氏有男子四女子五其後君子晨歌夫人晝哭未亡爲

稱生意盡矣朝制斷恩改降鄭氏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  
昧寒暑有遷松筠之性如一均養七子庥蔭二宗汾陰之  
家忘亡滎陽之黨相慶嗚呼此文尙可爲訓哉

賦者古詩之流然自屈宋以來卽與詩別體揚雄有言能  
讀千賦則能賦蓋源流正變之不講則操筆茫如鄭夾漈  
經籍志所載范傳正賦訣紇于俞賦格張仲素賦樞浩虛  
舟賦門今皆不傳元祝堯作古賦辨體言之頗詳而於歷  
代鴻篇未能備載惟康熙間

御定歷代賦彙上起周末下迄明季以有關經濟學問者



爲正集其勞人思婦哀怨窮愁畸士幽人放言任達者爲外集而以佚句補遺附焉學者沿流溯源因變求正悉具是書矣

王惕甫有讀賦卮言一卷自導源至總指凡分十六段自序謂上下源流考鏡得失畧仿東莞雕龍之例蓋近人之善言賦無有過於是書者

文章家每薄駢體而不論然單行之變爲排偶猶古詩之變爲律詩風會旣開遂難偏廢自庾子山出始集六朝駢體之大成而導唐初四傑之先路所作皆華實相扶情文

兼至於抽黃儷白之中仍能灝氣舒卷變化自如當時雖並稱徐庾孝穆實瞠乎後塵矣

四六文雖不必專家然奏御所需應試所尙有非此不可者純用六朝體格亦恐非宜惟有分唐四六宋四六兩派各就性之所近而學之唐四六又當分爲兩層有初唐之四六王子安爲之首以雄博爲宗 本朝之陳維崧似之有中唐以後之四六李義山爲之首以流麗爲勝 本朝之吳綺似之宋四六無專家各以新巧爲工近南昌彭文勤公所輯宋四六選已具崖畧 本朝之章藻功似之今

退菴隨筆 卷十九

三

欲爲四六專家則當先讀蕭選及徐庾二集而參以初唐四傑集李義山樊南甲乙集彭文勤公宋四六選以及陳檢討四六林蕙堂集思綺堂集則源流正變自可了然於胸若曾煥之駢體正宗吳藻之八家四六雖爲時流所喜而所選體格未純但資博覽可也

近人四六體格以孔吳軒檢討爲最正檢討嘗言駢體文以達意明事爲主不爾則用之婚啟不可用之書札用之銘誄不可用之論辨眞爲無用之物六朝文無非駢體但縱橫開闔與散體文同也又云徐庾集必須熟讀此外四

傑卽當擇取須避其平實之弊第一取音節近古庾文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爲王子安所襲用若刪却與共二字便成俗響如陳其年四圍皆王母靈禽一片悉嫦娥寶樹此調殊惡在古人甯以兩之字易靈寶二字也又舉楊炯少姨廟碑云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以爲未歇二字耐人玩讀今人必不能到至云不可用經典奧衍之詞及制舉文柔滑之句則不足於宋四六一派矣此所論駢體文甚精其所作亦能副其所言惜儀鄭堂遺稿所存無幾耳

制藝文雖只用於科舉然代聖賢立言則與學古文初無二道惟另有其源流正變不可不知耳俞甯世之百二十名家備矣我朝乾隆初年奉

敕令方苞編選明文凡四集曰化治文曰正嘉文曰隆萬文曰啟禎文而國朝文別爲一集每篇皆挾其精要評隲於後凡四十一卷名爲

欽定四書文所錄皆理醇詞達以清真雅正爲宗承學之士於前明諸家考風格之得失於國朝諸作定趨嚮之指歸一切汗牛充棟之選本盡可筌蹄棄之矣

作制藝文能讀書窮理一以學古文之精力材料爲之未有不工者但體格不必過於求高夫旣隨衆應舉自然志在求售而反以不入時眼爲高則何如舍此不務今自欽定四書文之外有近時名家專集不可不涉獵者如方靈皋王耘渠之屬王耘渠之文格律極細膩又極分明每篇旁批後批皆其所自爲閱之可當明師口授集中篇篇可閱方靈皋則有根柢又有詞華讀之可以開拓心胃增長筆力蓋靈皋經術本深又於周秦諸子宋儒諸集無不貫通故言皆有物論者謂靈皋古文每有時文氣其時文

則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故集中篇篇可讀

應舉之文固宜合時然亦不必竭力趨迎蓋風氣改移人  
人相崇相尙欲求勝人未有一往過物極則反復思變  
思變計勢必進退失據勞而罔功瞿昆湖嘗言作文要從  
心苗中出初時覺難久之自易蓋熟極自能生巧也爲應  
舉文者果能由此入手何患不高人一等乎

少年作文以英發暢滿爲貴不宜卽求高簡古淡昔歐陽  
公答徐秘書云所寄近著甚佳議論正宜如此然著撰苟  
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此時且不必勉強

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而至也又蘇文忠答李  
豸書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  
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則未可也又與姪簡書云凡文  
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熟乃造平淡其實  
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參伯今日文章平淡便  
專意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觀之看其高下抑  
揚如龍蛇捉不住且須學此斯得之矣按宋時所謂應舉  
時文非今之時文也而歐蘇之教人已如此

唐翼修

彪

讀書作文譜所陳語多猥雜不離村學究習氣



然亦有切實可行之法有裨舉業不妨舍其短而取其長也如云聞諸搢紳先生用功進取有二法一於大比之年正月始每日作文一篇至臨場而止一於大比前一年之八月始每三六九作文二藝限定其時刻不令少遲二者一取其純熟一取其速成然速而至於久未有不熟者熟而至於久未有不速者 又云人生作文須有數月發憤功夫而後文章始得大進蓋平常作文非不用力然未用緊迫工夫從心打透其效自淺必專一致功連作文一二月然後心竅開通靈明煥發文機增長有不可以常理論

者矣 又云傅安道嘗言文章有筆力有筆路筆力到二十歲餘便定了後來雖進亦相去不遠筆路常做便開拓不做便荒廢此言於應舉文尤切 又云學者讀文不可專趨一體必清濃虛實長短奇平並取則雖風氣尙此讀文有與之合者風氣尙彼讀文亦有與之合者取其合者揣摩之其不合者姑停之此卽趨風氣之一法若專讀一家焉能符合乎且人亦知韓柳歐蘇之稱古文大家王唐歸金之稱制藝名家者何謂也以其集中清濃虛實長短奇平無所不有故也若止有一體連閱數十篇了無所異

則陋之至矣安得稱大家名家乎彼世之以文出於一律一體爲到家者直庸妄之言耳 又云凡以所作之文請教於人未嘗無益然其爲益無多也一則閱者未必直言一則我之所學果淺彼卽直言吾亦不能因一二篇之指點而卽變拙爲巧惟以吾已讀之文與欲讀之文求其去取更問其當讀者何文或得其指點則受益無盡何也所作之文之工拙必本於所讀之文之工拙譬如蜂以採花故能釀密蠶以食桑故能成絲倘蜂蠶之所採食者非花與桑則其成就必與凡物無異乃知士人所讀之文精庶

幾所作之文美亦用不離乎體耳 又云吾師姜景白先生文章超邁其制藝讀本卽門下亦不得見之余再請其故始曰吾所讀者皆係名文每有改竄汝曹年少不能謹言傳於外人謂吾多改名文人必非笑故不令汝曹見也然吾所以爲此者亦自有故以學人熟讀之文作文時其氣機每來筆下而不自覺佳處來疵處亦至如歸金之文其美處非人可及故雖有疵而人不以爲病如吾之文佳處旣不及彼苟又多得其疵不甚無益乎故吾於其疵處可改則改之所以防其來筆下而不自覺也

退菴隨筆卷十九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二十

福州梁章鉅

學詩一

古人言詩必推本於三百篇或以此言爲迂者淺人之見也古人言語之妙固非今人所能幾無論今人卽漢魏以迄三唐所謂直接三百篇之作者亦差之尙遠此時代限之也然三百篇之宗旨思無邪三字盡之則人人所可學也三百篇之門徑興觀羣怨四字盡之則人人所同具也三百篇之性情溫柔敦厚四字盡之則人人所當勉也此

不可以時代限之也但就此三層上用心源頭既通把握自定然後再學其詞華格調則前人言之詳矣

漢魏之詩無意於學三百篇而神理自合時代本近也六朝而後刻意學之者以杜韓爲最杜之言曰雅麗理訓誥韓之言曰詩正而葩三百篇之詞華格調盡此二語矣竊謂今之學詩者只須將毛詩句句字字盡得其解再將白文涵泳數過於詩詣而不能精進者吾不信也

古人立言以能感人爲貴而詩之入人尤深故聖人言詩可以興觀羣怨而今人作詩但以應酬世故爲能則不如

不作試觀三百篇中如彼何人斯云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節南山云家父作誦以究王誼正月云維號斯言有倫有  
脊而四月云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則自稱爲君子崧高烝  
民一則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一則云吉甫作頌穆如清  
風則並不嫌於自譽蓋欲人知其言之善而聽之非必若  
後人作詩多自謙之辭也故巷伯直云寺人孟子作爲此  
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書金滕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鵂是先作詩後爲名  
之證故顧亭林曰古人先有詩而後有題今人先有題而



後有詩顧心勿

成志

曰古人詩無所謂題曰篇名而已大

都取本詩中句字或全取首句或摘取數字或摘取中間及篇末之字並無義例其合篇中句字而別立一名者小雅雨無正卷伯大雅常武頌酌賚般而已雨無正據韓詩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則亦取篇首也巷伯他人所名酌賚般取樂節而名皆無深意惟常武一篇特立篇名應自有義蓋三百篇中所僅見也統計三百篇中篇名少纔一字至多不過五字則惟昊天有成命一篇今人製題有多至十餘句者蓋古人所謂序也古人篇名自篇名序

自序三百篇序皆他人所爲後來如張衡四愁詩序爲焦仲卿妻詩序亦他人所作今人詩則皆自序並或於題下加序而題與序混矣三百篇序不必盡出當時而辭皆簡質今人序文愈繁而詩遂減味矣

風詩與雅詩其體不同雅詩實鋪敘處多風詩虛蘊藉處多然風詩亦有盡情發露者如蝦蟇卒章及相鼠之屬雅詩亦有含蓄不露者如鶴鳴鼓鐘之屬皆變體也

蘇齋師教人作詩結語有用尖筆者有用圓筆者隨勢用之此亦從三百篇出來三百篇中有就本事近結者類并

間關之類有離本事遠結者斯干無羊之類亦隨勢爲之若甘棠小星章俱單句結後人作古體詩亦常用之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顏延之秋胡行皆以次章首句蟬連上章之尾此本大雅文王下武旣醉三篇章法也而蔡中郎飲馬長城窟晉西洲曲復施其法於一章之中纏綿委折而節拍更緊遂極情文之妙

唐宋以來詩家多有倒用之句謝疊山謂語倒則峭其法亦起於三百篇如谷風之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簡兮之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小明之至於芑野二月初吉閟宮之秋

而載嘗夏而楅衡殷武之勿予禍謫稼穡匪懈是也有倒  
用之字倒一字者如有敦瓜苦蕒彼桑柔以我齊明矧敢  
多又倒二三字者如婉如清揚終其永懷匪言不能式飲  
庶幾何辜今之人是也他若中谷中遠中林中路中田家  
室裳衣衡從稷黍瑟琴鼓鐘斯螽下上羊牛甥舅孫子女  
士京周鼎鼎息偃之類不勝枚舉然在古人却非有意爲  
之亦大抵趁韻之故遂開後人法門耳

三百篇中對偶之句層見叠出已開後代律體之端如觀  
閔旣多受侮不少發彼小豨殪此大兕升彼大阜從其羣

醜念子燥燥視我邁邁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又有扇對如  
昔我往矣四句有當句對如螭首蛾眉檣楫松舟有聞無  
聲唱予和汝匪莪伊蒿彼疏斯稗有以對句起者嚶嚶草  
蟲趯趯阜螽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有以對句結者厭厭良  
人秩秩德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李杜韓蘇詩中亦不免有疵詞累句不但無損其爲名家  
且並有與古人暗合者卽如三百篇中有敷演句如無已  
太康亦已太甚太卽已也此與書之不遑暇食左傳之尙  
猶有臭相同有湊泊句如旣伯旣禱匪載匪來爰始爰謀

如沸如羹第三字皆湊成有複疊句其相連者如不我以  
不我以人涉卬否人涉卬否相間者如君子于役二章各  
複一君子于役采芣三章各複一人之爲言雲漢卒章複  
下瞻卬昊天其複二字者在句首如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在句中如以望楚矣望楚與堂在句末如奉時辰牝辰牝  
孔碩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其德克明  
克明克類皆取成句調別無深義也

魏道輔

泰

曰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故能入人  
之深如盛氣直述更無餘味則感人也淺烏能使其不知

手舞足蹈又况能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感鬼神乎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其言止於桑與烏爾及緣事以審情則不知涕之何從也後人採薛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之類皆同此意唐人樂府述情敘怨雖委曲周詳而言盡意盡矣

古人不朽之作類多率爾造極不可攀躋鍾仲偉有吟詠性情何貴用事之語嚴滄浪亦言詩有別才非關學詩有別趣非關理此專爲三百篇及漢魏言之則可若我輩生

古人之後古人既有格有律其敢曰不學而能乎且詩兼賦比興必熟通於往古來今之故上下四方之跡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既不能無所取材又敢曰何貴用事乎余在樞直每公暇輒與程春廬談藝春廬爲余述其友方長青之言曰詩必以造語爲工而造語必以多讀書善用事爲妙試取三百篇讀之沔彼流水朝宗于海用禹貢也燎之方揚甯或滅之用盤庚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乂用洪範也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用康誥也虞史臣之序曰率釐下土方商頌用之夏小



正曰有鳴倉庚豳風用之塗山之歌曰有狐綏綏鄘風齊  
風兩用之箕子之歌曰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鄭風用之  
夫商周所有之書其見於今者亦僅矣而其可得而言者  
如此則令其書具存將三百篇無一字無來歷可知也蓋  
鍾巖所言專以性靈說詩未爲過也乃言性靈而必以不  
用事不關學爲說則非矣桓野王撫箏而歌其詩曰爲君  
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安石爲之絜歆謝康樂之詩曰韓亡  
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是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孝靜爲之  
流涕彼詩之感人至於如此亦可謂有性靈語矣而皆出

於用事本於學古然則以學古用事爲詩則性靈自具以不關學不用事爲詩雖有性靈蓋亦罕矣

李文貞教人學詩先將十九首之類句句摹倣先教像了到後來自己做出自無一點不似古人却又指不出是像那一首云云此最是初學一妙訣從來名手作詩作文大抵皆從此入門但不肯自說破耳王漁洋最喜吳淵穎詩初時句摹字倣到後來自成片段便全不似他今集中尙存和淵穎兩詩以原詩對勘幾如硬黃響搗書此卽其少年用功之迹學者當善領之

汪韓門曰魏文帝典論曰詩賦欲麗陸士衡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夫以綺麗說詩後之君子所斥爲不知理義之歸也嘗讀東山之詩矣周公但言惓惓不歸及勿士行枚數言已足矣彼夫蠋在桑野瓜在栗薪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近廬舍而鹿以爲場熠燿乃倉庚而螢以爲號皆贅言也又嘗讀離騷矣屈子但言國無人莫我知及指九天以爲正亦數言可畢矣彼夫駟玉蚪戒鸞皇飲咸池登聞風索慮妃而求簡狄占靈氛而要巫咸皆空談也是則少陵之傑句無如老夫清晨梳白頭昌黎之佳作莫若老

翁真箇似童兒一二三四五六七固唐賢人日之著題

杷橘栗桃李梅且漢代大官之本色古樂府之魚戲魚戲蓮葉

東魚戲蓮葉西魚戲浣花集之杜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

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安有東山有蕨其南山有蕨其明袁中

杜鵑西山有蕨其北山有蕨其郎之西湖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同一排比也晉之懷

儂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蘇之靜坐無事此靜坐一日

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年便是似兩日若活七十同一真率也循此不已不幾於風雅掃地乎典論

文賦之言豈可盡非哉

瞿宗吉祐曰老杜詩識君臣上下如云萬方頻送喜無乃

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  
忠臣後代看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其上司  
舒開府及韋丞相長篇雖極稱譽翰與見素然必曰君王  
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可謂知大  
體矣至太白之上皇西巡歌永王東巡歌略無上下之分  
二公雖齊名而見趣不同如此

王從之

若虛

曰山谷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  
以爲名言以余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山谷好勝而恥其  
出於前人故爲此強辭而私立名字夫旣已出於前人縱

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語意之間豈容全不相犯哉昔之作者初不較此同者不以爲嫌異者不以爲夸皆不害其名家而各傳於後也

王漁洋曰律詩貴工於發端承接二句尤貴得勢如懶殘履衡嶽之石旋轉而下此非有伯昏無人之氣者不能也如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下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下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下云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錦瑟怨遙夜遶絃風雨哀下云孤燈聞楚角殘月下章

臺此皆轉石萬仞手也

毛西河曰古詩人之意有故爲儼語而實重故爲薄語而實厚者袞衣留周公辭甚儼而情則重麥秀傷故都語雖薄而思則厚蓋風人之旨意在言外必考時論事而後知之此青青子衿之篇朱子以爲刺淫奔不如小序以爲刺學校也朱子之意亦不過以爲詞意儼薄施之於學校不相似耳閻百詩嘗曰唐人朱慶餘作閨情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向使無獻水部一題則儼儼數

言特閨閣語耳有能解其以生平就正賢達之意乎又竇  
梁賓以才藻見賞於進士盧東表適東表及第梁賓喜而  
爲詩曰曉粧初罷眼初睎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  
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若掩其題則靡麗輕薄與婦喜夫  
第何異蓋風人寓言往往不可猝辨如此

孟瓶菴師曰古人不輕作裙釵之詞懼其褻也少陵陪李  
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題曰戲爲艷曲二詩可謂艷矣  
然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何其蘊藉立馬千山暮迴舟  
一水香何其豪爽篇終乃正言之曰使君自有婦莫學野



鴛鴦是正所謂止乎禮義者大家身分如此

李義山壽筆驛一律膾炙人口而其章法之妙則罕有能言之者自紀文達師一批而精神畢見真學詩者之寶筏也批云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此二句陡然擡起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此二句又陡然抹掇然後以管樂有才真不忝句解首聯以關張無命欲何如句解次聯此殺活在手之本領筆筆有龍跳虎卧之勢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甫吟成恨有餘他年乃當年之謂言他時經其祠廟恨尙有餘况今日親見行兵之地乎亦

加一倍法通篇無一鈍置語此等傑作非吾師之慧眼靈  
心豈能如此披卻導窾使人心開目明若如方虛谷之瞎  
批真不值一笑矣

方批云起十四字壯極五六痛恨至矣

李義山詩開卷錦瑟一篇言人人殊東坡清和適怨云云  
亦未見的確本朝朱長孺注以爲令狐青衣更無所據惟  
朱竹垞謂是悼亡之作者近之方文輅則以爲傷元宗而  
作元宗之移入南內也高力士令李輔國控馬謂此五十  
年太平天子杜樊川詩亦有五十年天子之句故發首曰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也曉夢蝴蝶所謂一

塲春夢望帝杜鵑明指幸蜀藍田生玉則反以諷肅宗也其旨甚明味之可見亦可謂善說詩者矣然猶不若汪韓門所釋爲得神理汪云按舊唐書義山仕宦不進終身坎凜故開卷錦瑟一首乃是假物以自傷漢書郊祀志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帝禁不止破其瑟爲二十五絃今世所用者皆二十五絃之瑟而此乃五十絃之古製不爲時尚成此才學有此文章卽已亦不解其故故曰無端猶言無謂也白顧頭顱老大一絃一柱蓋已半百之年矣曉夢喻少年時事義山早負才名登第入仕都如一夢春

心者壯心也壯志消歇如望帝之化杜鵑已成隔世珠玉  
皆寶貨珠在滄海則有遺珠之嘆惟見月照而淚生煙者  
玉之精氣玉雖不爲人採而日中之精氣自在藍田追憶  
謂後世之人追憶也可待者猶云必待於後無疑也當時  
指現在言惘然無所適從也言後世之傳雖可自信而卽  
今淪落已極可嘆耳如此讀法詩中雖虛字亦無一泛設  
玉溪壓卷之作似非如此讀法亦不相稱也

汪師韓解劉夢得西塞山懷古詩云金陵之盛至晉始著  
至孫皓而西藩旣摧北軍飛渡興亡之感始盛假使懷古

者取三國六代事衍爲長律便一句一事包舉無遺豈成  
體製夢得之專詠晉事蓋尊題也人世幾同傷往事若有  
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在其筆底者山形枕水之情景不涉  
其地不悉其妙至于蘆荻蕭蕭履清時而依故壘含蘊正  
靡窮矣白香山謂其已探驪珠其在斯乎按紀文達師評  
此詩云第四句一片降幡出石頭但說得吳第五句人世  
幾同傷往事括過六朝是爲簡練第六句山形依舊枕寒  
流折到西塞山是爲圓熟似較汪評更爲顯豁

劉起潛

壩

隱居通議云丹瑕先生張誠子自明嘗有一絕

句云西風颯颯雨蕭蕭小小人家短短橋獨倚闌干數鵝  
匹一聲孤雁在雲霄前題曰觀邸報見者輒不解曰觀邸  
報而其詩若此何也有一士獨太息曰此詩興致高遠真  
得作詩之法彼以觀邸報爲題而其旨如此甚不難知風  
雨蕭颯興國事風塵也小小人家興建都錢唐僅得一隅  
也短短橋興朝廷無長策濟時也獨數鵝匹興所屬意者  
卑污之人也雁在雲霄興賢者高舉遠引也當時必有君  
子去國故爲是語試以此意吟詠則得矣不然則詩與題  
奚涉哉此善於評詩者即可爲作詩法也

袁簡齋隨園詩話所錄非達官卽閨媛大意在標榜風流  
頗無足觀而中間論詩數條則實足以導引後學因輯鈔  
如左云有客以詩見示題皆雁字夾竹桃之類余謂之曰  
尊作體物非不工然享宴者必先有三牲五鼎而後有葵  
菹蜆醢之供造房者必先有高堂廣廈而後有曲室密廬  
之備似此種題大家集中非不可存終不可開卷便見昌  
黎與東野聯句古奧可喜而李漢編集都置之卷尾此是  
文章局面不可不知 又云詩貴淡雅亦不可有邨野氣  
古之應劉鮑謝李杜韓蘇皆非邨野之人蓋士君子讀破

萬卷又必須登廟堂覽山川結交海內名流然後氣局見  
解自然闊大良友琢磨自然精進否則鳥語蟲音沾沾自  
喜雖有佳處而邊幅狹矣人有鄉黨自好之士詩亦有鄉  
黨自好之詩桓寬鹽鐵論曰鄙儒不如都士信哉 又云  
懷古詩乃一時興會所觸不如山經地志以詳核爲佳近  
見某太史洛陽懷古四首將洛陽故事搜括無遺竟有一  
首中使事至七八者編湊拖沓茫然不知作者意在何處  
古人懷古只就一人一事而言如少陵之詠懷古跡一首  
武侯一首昭君兩不相羈也劉夢得金陵懷古只詠王濬



樓船一事而後四句全是空描當時白太傅謂其已探驪珠所餘鱗甲無用真知言哉不然金陵典故豈止王濬一事而夢得胸中豈止曉此一典乎 又云今人論詩動言貴厚而賤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在相題爲之以妙爲主耳以兩物而論狐貉貴厚鮫綃貴薄以一物而論刀背貴厚刀鋒貴薄安見厚者定貴薄者定賤乎古人之詩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義山似厚飛卿似薄皆名家也 又云欲作佳詩先選好韻凡其音涉啞滯者晦僻者皆宜棄捨葩卽花也而葩字近俗芳卽香也而芳字不響

以此類推不一而足宋唐之分亦從此起李杜大家不用  
僻韻非不能用不屑用也昌黎闢險掇唐韻而拉雜砌之  
不過一時游戲然亦止於古體聯句爲之今人效尤務博  
竟有用之於近體者是猶奏雅樂而雜侏儻坐華堂而宴  
乞丐也不已慎乎 又云唐人近體詩不用生典稱公卿  
不過皋夔蕭曹稱隱士不過梅福君平敘風景不過月露  
風雲用字面不過夕陽芳草一經調度便意境軒新猶之  
易牙治味不過雞豚魚肉華陀治藥不過青枯漆葉其勝  
人處不求之海外異國也余過馬嵬弔楊妃詩曰金鳥錦

袍何處去只留羅襪與人看用新唐書李石傳中語非僻書也而讀者人人問出處余遂厭而刪之故此詩不存集中又云時文之學有害於詩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貫之理余案頭有某公詩一冊其人負重名郭運青侍講適來讀之引手橫截於五七字之間曰詩雖工氣脉不貫其人殆不能時文者耶余曰是也後與程魚門論及之程亦踴其言余曰古韓柳歐蘇俱非爲時文何以詩皆流貫程曰韓柳歐蘇所爲策論應試之文皆今之時文也不曾從事於此則心不細而脉不清余曰然則今之工於時文而不

能詩者何故程曰莊子有言仁義者先王之蘧廬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也今之時文之謂也

蘇齋師論詩最嚴有口授之二語則謂手腕必須靈活喉嚨必要寬鬆蓋喉嚨寬乃衆妙之門百味皆可茹八王漁洋喉嚨最寬所以一發聲卽奄有諸家之長又云作詩言大章法固是要義然學者多熟作八股都羨慕大章法之布置而不知五字七字之句法至要至難句法要整齊又要變化全在字之虛實雙單斷無處處整齊之理能知變化方能整齊也

古詩多展轉相襲如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語本用韓  
詩外傳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而文選赭白馬賦注引  
曹顏遠感舊賦又有胡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樹之句又如  
古樂府雞鳴桑樹顛狗吠深宮中陶公亦云犬吠深巷中  
雞鳴桑樹顛何遜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老杜亦云  
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沈佺期詩船如天上坐人似鏡  
中行老杜亦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杜詩  
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白香山亦云巫山夜足霑沙雨  
隴水春多逆浪風此類甚衆不可枚舉亦有全篇襲之者

徐孝穆鴛鴦詩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  
眞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山谷題畫睡鴨云山雞  
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兩鳬相  
倚睡秋江白香山寄竹簡詩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  
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如何春  
來夢合眼到東川黃山谷截爲兩首一云相望六千里天  
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一云病人多夢醫囚  
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又黔南十絕亦全用  
香山花下對酒渭川舊居諸作此在古人或居然暗合或

偶爾戲爲今人無庸相訾學者亦未可藉口也

魏叔子嘗言古樂府有語不倫而意屬者譬如複岡斷嶺望之各成一山察之皆有脊脉相屬有意不屬而節屬者譬如一林斷石原無脉絡而高下疎密天然位置可入畫圖此論固妙而謂古樂府之體必如此則不然古樂府亡於東漢曹操平劉表獲東雅樂郎杜夔能識舊樂惟得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漢魏之樂府亡於東晉賀循云自漢氏以來依倣此樂自造新詩而今已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難以意言今之作樂府者不過以長短句之古詩當之不知古詩有樂府律詩亦有樂府舊唐書音樂志所載享龍池樂章十首

皆七言律詩沈佺期之盧家少婦一詩卽樂府之獨不見而謝偃新曲崔融從軍行蔡孚打毬篇又俱是七言長律今人旣不知其音又何從辨其體今之編詩集者必以擬樂府數篇并於卷首讀者或嫌其不似又或嫌其太似雖以王漁洋之通才而所自定之精華錄亦不免落此窠臼竊謂今人作詩不妨借古樂府之題寫我胸臆而體格字句則且以不知爲不知置之若必鈎深索隱刻意仿摹正如查初白所譏紙上不見有一字者亦何益之有哉

詹去矜曰樂府可無作也詩三百篇原本性情體兼美刺



深微要眇之思與溫厚和平之意其諸金石而感鬼神大抵皆樂府也漢人始有樂府之作然已不能爲三百篇矣而當其情與境會自然合節亦未始非樂府也詩家如太白之清平調君平之寒食詩二王之涼州詞閨怨旣已優伶習之絃索和之何必非樂府乎少陵集中如兵車出塞無家垂老新安吏石壕村諸作沈雄悲壯尤爲樂府勝場何必更摹古作者之名哉自李于鱗擬議變化之言出耳食者流轉相蹈襲不能出入風雅惟務鬥靡誇多每詩集一帙標題樂府者大半夫以一人之心思欲使諸好皆備

忽擬美人忽擬壯士忽爲衮衣端冕之帝者忽學驂鸞駕  
鶴之神仙大似百戲排場子弟顰笑俱假趨向由人卽如  
大風垓下易水秋風古人已臻極至無容更贅一詞乃尙  
刺刺不休用心無用之地又如陌上桑秋胡行君馬黃戰  
城南種種名曰古人緣情寫照原自不可無一不必有二  
而或割裂全篇換易字句依稀影響遂稱已作工者不免  
優孟抵掌之誚拙者至有葫蘆依樣之譏言詩至此勞而  
少功故曰樂府可毋作也

王雪山

質

曰詩有三揚之水有三羔裘有兩黃鳥有兩谷

風非相祖述也有此曲名故相傳爲之如樂府一種名而多種辭辭雖不同而聲則同也然則不但樂府之體原本三百篇卽樂府之題三百篇早具其概矣

退菴隨筆卷二十

南海曾釗校